

一代词坛巨擘 唱足凄美挽歌——走近纳兰容若

作者 张晓亚

纳兰性德（1655——1685）字容若，号楞伽山人，清代词坛巨擘。

容若是康熙王朝第一权臣，武英殿大学士，纳兰明珠的长子。他18岁中举，22岁已是进士出身，官至御前一等侍卫。其诗词散赋，皆为善手，弓马骑射，武学超群，且著书立说，通晓经史，藏书万卷，不惜千金……

容若天纵奇才，英年早逝。他的生平事迹，正史鲜有记载，而其诗词文著，却彰显于世。在这些精美的词文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，才情横溢，血肉丰满的鲜活生命。

《走近纳兰容若》
1685年，康熙24年，
帝都京师已是仲夏时节，
艳动京华的牡丹，
早已凋零。
纳兰明珠相府，
绿水亭旁的池塘里，
一湾碧水随风荡漾，
十亩荷花映日争红。
容若静靠在书案前，
面对这世上，
他最钟爱的景物，
满怀愁绪，黯然神伤。
几天前，
与顾贞观、朱彝尊、陈维崧……
谈诗论词，开怀畅饮，
一醉三叹，尽兴狂吟。
孰料而今，突发的寒疾，
让他命悬一线，
已是黄泉路近。
几行清澈的泪，夺眶而出，
打湿了案头上的《侧帽集》，《饮水词》……
缺月黯淡，庭廊风起，
烛光摇曳，忽暗忽明。
容若已心枯泪尽，
一代风流，双唇微翕，
诀别了这词、这水、这荷，
这魂牵梦绕的绿水亭。
那一天，
正是纳兰容若亡妻的忌日。
一切似为天数，
让词人去另一个世界，
去续写他的未了之情。
容若之词，名重于当代，
因词而为后人所敬。
其词作，
情真调婉，意臻妙境。
“家家争唱《饮水词》，
纳兰心事几人知？”
词者：诗余，又称长短句，
源起隋唐，盛极两宋。
此后，
词坛衰微，佳作难寻。
金末，晋人元好问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，
元朝，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，
张养浩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，
明代，杨慎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……
能入眼者，寥若晨星。
细算来，又有几阙堪吟！
清初以降，词坛重振，
四杰称雄：
纳兰容若、朱彝尊、顾贞观、陈维崧。
一时间，
词风颀起，佳什成林。
纳兰之作，冠绝同侪，
“哀感顽艳，格高韵远”，
是为魁首，立异标新：
初读，
恍若唐后主李煜，御风而过。
品赏，
又觉宋人晏殊，弄奏清音。
体味，
似见柳永，晓风残月，诉说千种风情。
乍闻，
《望海潮·宝珠洞》，
再闻稼轩，慨叹兴亡，
“悲歌未彻”，壮怀成空。
纳兰词，
无论寄情咏物，无论怀古登临，
君俯读，直可感受：
真情弥漫，率尔坦诚。

掩卷之余，
如饮浓烈陈酿，
似品沁脾之香茗。
那年，
风摆荷叶，雨洗雕阑。
绿水亭旁，
莲花绽放，清气满园。
容若遇到了，他人生中的初恋。
一个体弱乖灵，父母双亡，
质若幽兰的表妹，
走进了纳兰明珠相府。
清丽淡雅的容貌，
端庄矜持的品行，
让少年的容若，萌发了对爱的憧憬。
不料，
皇家的一纸诏令，
表妹奉诏选秀，终入官禁。
为怀念这夭折的情缘，
容若在庭院，
种下了两棵“明开夜合”花树。
三百多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
这两棵花树，依旧枝蔓交合，
碧叶成蔭。
容若家境优渥，教育严格，
又得其天资聪慧，勤学奋进，
数年后，
一个文采飞扬，武功上乘的青年才俊，
已是声闻遐迩，名满帝京。
十九岁时，
容若迎娶了两广总督、兵部尚书，
卢兴祖的女儿。
卢氏，生性贤惠，善解人意，
姿容美艳，似出水芙蓉。
俩人志趣相投，心心相印。
一对神仙眷侣，琴瑟和鸣，
真是羡煞旁人。
好夫妻相伴不过千日，
天降横祸，爱妻难产。
卢氏撒手人寰，一缕香魂，
驾鹤西行。
突如其来打击，
让容若猝不及防，心悲神摧。
他痛不欲生，仰面上苍，
泣责天公无眼，
太过无情！
守灵扶柩间，
容若每每默念，
元稹、陆游、苏东坡，
离别悼亡的绝唱词句。
总是让他感同身受，
痛贯心扉。
那些生离死别的词句，
冥冥之中，一语成谶。
又怎能不让容若，
泪雨如倾。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
“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
“小轩窗，正梳妆，
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”……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
一阙阙悼念亡妻的词作，
一曲曲，情真意切，
如诉如泣的哀叹悲鸣，
在容若的笔下，
汇聚成千流湧泻，
万水争奔……
这些用血泪熔铸的文字，
把词人凄美、悲婉的心语，
推上了词坛艺术的高峰：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
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霖铃终不怨。

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。”
“莫说离情，
但值清宵总泪零。”
“滴空阶，寒更雨歇，葬花天气。”
“清泪尽，纸灰起”。
“盈盈，一片伤心画不成”。
“更更，泣尽风檐夜雨铃”。
“知己一人谁是？
已矣，赢得误他生”。
“此夜红楼，天上人间一样愁”。
“人到情多情转薄，
而今真个悔情多”。
爱妻亡故后的日子里，
容若甚至想到了，
遁入空门，落发为僧。
“心灰尽，有发未全僧。
风雨消磨生死别，
似曾相识只孤檠，
情在不能醒”。
如此这般，
字字泣血，句句泪零的词作，
伴随着容若，“十年踪迹十年心”，
的苦痛煎熬，
把词人的身心，消损殆尽。
情伤未愈，父母催逼，
容若续弦再婚。
官氏，虽也是名门闺秀，温雅贤淑，
但容若悲思太重，
旧痛弥深。
“鸾胶纵序琵琶，问可及，当年萼绿华”？
在词人心中，
亡妻如仙女萼绿。
官氏，
不过是续补断弦的胶凝。
此正应了，
“叹人间，美中不足今方信，
纵是齐眉举案，
到底意难平”……
难得上天，
还对容若有亏欠悲悯之心。
在词人离世的前一年，
他随康熙帝扈驾江南。
偶然之机，
结识了青楼艺妓沈婉。
婉，虽出身卑贱，
却琴棋书画，无不通晓，
诗词歌赋，极具才情。
她如蓬，
出污浊而不染，
似梅，
生冰雪终不屈的
气节和风骨，
让金陵古都，十里秦淮，都为之惊叹。
容若的好友，
清代文学巨子顾贞观，
写诗赞曰：
“一片冷香唯有梦，
十分清瘦更无诗”。
在沈婉举手投足，
一颦一笑间，
容若似乎看到了，
昔日爱妻和表妹的，
风姿倩影。
词人爱火重燃，情难自禁。
他携沈婉回到京师，
跪求高堂，泣血陈情。
怎奈相府之地，决容不下青楼女子。
要给沈婉，一个妾的名份，
简直势如登天，
更是大逆不孝，叛道离经。
分手离别时，
婉，已身怀有孕。



张晓亚，山西灵石人。1953年6月出生。1969年3月参军。1976年起，先后在省卫生系统，中共山西省纪委，省委巡视组工作任职。山西省文联委员。喜诗词，好书法，潜心古玉文化的探研和鉴赏。

残阳古道，凛冽寒风，
两人执手相对，
无语泪凝。
沈婉，
从此复归江南故里，
茫茫人海中，
再无音讯。
“一生一代一雙人，
争教两处销魂。
相思相望不相亲，
天为谁春”？
凡至真挚之情，
必有奇缘。
凡至佳至美之词，
必发于心。
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
直教生死相许”？
容若重情，
情，
成就了他不朽的词作。
情，
也残害了他善良的心灵。
古往今来，
一个情字，一张情网，
任他，
一世豪杰，千古英雄，
也难挣得脱，撇得清。
大丈夫，困情缘，决非有志。
好男儿，守初心，青史留名。
一阙阙似水柔情的心曲，
替代不了纳兰，
一代骄子的侠骨胸襟。
难怪后世，
风流浪漫的徐志摩说：
“他信手一阙词，
就波澜过你我的一个世界，
可以催漫天的焰火盛开，
可以催漫山的荼蘼谢尽”。
容若，
不是温柔乡里的花花公子，
更非脂粉堆中，厮混的好色小人。
他，文才武学，德性品行，
皆为人中翘楚，
无愧一代豪英。
君可曾见：

皇家狩猎，木兰秋狝，
三千铁甲，八旗精兵，
遮天刀剑，蔽日旗旌。
纳兰容若：
盔明耀日，一骑绝尘。
弓鸣霹雳，刀啸西风，
射雕青云，逐鹿莽林，
诛杀虎豹，围获黑熊，
雄姿英发，勇冠三军！
为抵御沙俄入侵，
纳兰奉康熙圣谕，
驰驱万里，巡使梭龙。
黑龙江畔，
茫茫雪原，丛山峻岭，
容若踏冰冒雪，餐风露宿，
探察敌情，不辱使命。
康熙玄烨，重能惜才，
素知容若，文武兼备。
擢其御前一等侍卫，
授授武将三品。
此期间，
正值“千古一帝”，
怀抱壮志，宏图大展：
收澎湖，统台湾，海峡惊涛，征帆踏平。
削三藩，灭反叛，威震西南，逆军扫尽。
安北陲，驱沙俄，雄才伟略，世之皆惊……
容若正当盛年，
随驾巡察，
耳濡目染，伟业经历。
他暗发宏誓：
有朝一日，
驰骋疆场，马革裹尸，
建功立业，报效大清。
可叹，
“人生长恨水长东”，
纳兰容若而立之年，
横遭凶祸，一病殒命。
此赴泉台别无憾，
只骂苍天妒才英！
观纳兰容若一生，
出身相府，高居帝王之侧。
未染纨绔恶习，
亦不贪恋金钱功名。
他胸怀奇志，只惜宏愿未竟。
他勤于笔耕，著述颇丰，

《通志堂经解》、《渌水亭杂识》，
均能自成一家之言，
得当代后世之好评。
容若，
未被名缰利索羁绊，
却始终难敌，
情与爱的利刃霜锋。
聪慧至极难永寿，
情爱近痴必伤心。
这正是，
词人令人扼腕，
难以摆脱的宿命。
七十多年后，
一位旷世奇才曹雪芹，
用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
写成了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。
他的祖父曹寅，
曾任康熙御前侍卫，
恰是纳兰容若，
昔日的同僚和挚友。
曹雪芹家道衰败，
落魄东京。
“十年披阅，五次增删”。
借，贾、史、王、薛，
四大家族为背景，
喻人写己，尽现人生百态。
抒发了，
“真事隐去，假语村言”的忧愤悲情。
乾隆帝读罢《红楼梦》曰：
此书尽写纳兰明珠家事。
弘历之言，虽涉牵强，
但绝非捕风捉影。
《红楼梦》，
一部封建社会的人文百科全书，
为两千多年的封建制，
唱足了，
凄美的挽歌。
留下了，
奈人回味的悲音。
君，
或许可以从中窥到，
纳兰容若，
可歌可泣，风流倜傥的，
身形和背影……
庚子年，农历六月初三，于三晋龙城。